



■《残灯》纸上水彩 2018年 罗奇

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罗奇： 外公的《芥子园画谱》 启蒙了我的美术之路

春风微凉，草木青青，又是一年清明。在这个特别日子里，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位对我影响极大的亲人——我的外公。

在我的成长中，可以说，外公是我美术路上的启蒙老师。我的童年生活在一个很偏僻的农村，信息相对闭塞。我记得在小学四五年级，偶然有一次，在外公家发现了一本《芥子园画谱》，在那个时候的农村，《芥子园画谱》是一件很稀奇的物品。我拿起来便看得入迷，很快我就拿起毛笔，对着画谱里的人物造型临摹。后来外公看到后，大赞我画得不错，并把这本画谱送给了我。

有了这本画谱后，我每天都对着临摹，沉迷其中，刚开始我是在墙上和地上画，后来外公专门给我钱，让我去买纸，那时候买的是7分钱一张全开纸，我买了一堆回来，画画变得更勤快，画完还把它们贴在墙上。外公看到后，他不

停地鼓励我，说画得不错，还跟别人说自己有个很厉害的外孙。正因为外公的鼓励和肯定，让我对画画信心大增，也给了我动力。

后来，学校也发现我有这方面的天赋，就开始帮我介绍老师，学素描、学国画。自此之后，我画的画就更多了，慢慢地，我坚定了以后要走画画这条路的决心。当时母亲知道后，还担心我画画会影响学习，并希望老师劝我不要画画了，专门去学习，没想到老师反而是鼓励我画画。那时还是比较幸运的，小学毕业后刚好碰到县城的中学特招体美特长生班，我就这样进了特长班。当时不仅是我，哥哥也进了那个班，他主要是写书法。可以这么讲，我们都是受到了外公的影响才走艺术这条路的。

在我画画的这条路上，外公从来没有跟我说应该如何画，或者哪里不好之类。

他有的只是鼓励。如今外公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，现在回想起，还是十分感谢他。在当时那么闭塞的环境，他难得地有一本《芥子园画谱》。而且在我第一次临摹后，外公也敏锐地观察到了我对画画的兴趣和天赋，从而鼓励我。这也是外公为我“打开的一扇门。”更难得的是，外公从来不会压制我的兴趣，也不干预，只是默默地支持、表扬和鼓励我，经常给我制造机会和给予帮助。

如果不是外公，我根本不会发现我在画画这方面有天赋，如果不是外公，我也不一定会有信心在这条路上走下去。正因为外公如此开明的教育，才让我可以在一个轻松自由的环境中成长，可以更好地发展我的兴趣。现在看来，教育小孩，在兴趣方面不能压制，应给予鼓励和机会，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才是最好的。

(受访者口述，记者采访整理)

广东省工笔画学会会长罗寒蕾： 蒋采苹曾经那句“喂，你找谁？” 总能让我心定

客厅还是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拜访时的样子。阳台透进来的光，柔柔地笼罩着那些繁而不杂的物件，它们因主人的长久宠爱，各得其所。我坐在被书籍环抱的沙发里，对面电视机旁，摆着蒋采苹先生刚画完的哈萨克少女肖像。她指着茶几上一叠厚厚的原稿纸，说：“我每天都写几页，再过些日子就可以出版了。”和二十年前一样，她的目光矍铄，迎着阳光，满怀对生命与艺术的赤忱。那一刻我想，蒋先生会这样健康美好地，生活很多年。

仅隔数月，我听到蒋先生驾鹤西去的消息，恍恍惚惚，无法相信。

第一次给蒋先生打电话，是2005年春天。电话很快接通，那头传来她宽厚、沉稳的声音：“喂，你找谁？”——温暖，沉着，我那颗忐忑的心一下子就松下来。2005到2007年间，我到北京跟随她，在蒋采苹工

笔画重彩研修班学习、工作了两年。她从不像别的老师那样给学生指明一条路，而是让我自己选择方向。她看出我放不下线描，说如果为了转向工笔画重彩而丢掉自己真正的优势，那才是错的。她让我继续在线描上下苦功，用创作带动技法与材料的研究。她说：“记住，你不仅仅是一个女人，更是一个勇敢面对生活的人。”

后来，只要工作或生活里遇到什么想不通的事，我都会第一时间拨通她的电话。只要听到那一声“喂，你找谁？”我的心就定了。

这是她离开后的第一个清明，思念比平时更浓一些，浓到不用说出来，也知道它在。我没有刻意去做什么，只是安安静静地待着。虽然再也听不到电话那头的“喂，你找谁？”但我相信蒋先生会一直陪着我。一直，一直……



■蒋采苹笔下的“哈萨克少女肖像”。

延伸

蒋采苹

(1934年—2026年)
1934年生于河南省洛阳市，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。著名重彩画家、美术教育家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。

广东岭南工艺美术馆馆长杨飞武： 廖洪标对石湾陶艺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

廖洪标先生仙逝一年了，其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，令人难忘……

“标叔”是人们对廖洪标先生的尊称。他为人善良真诚，处事含蓄低调，虽艺术成就有目共睹，然其淡泊名利，谦虚恭谨。在“南国陶都”——石湾的陶瓷行业，乃至中国陶艺界，其人品、艺品有口皆碑，深受业界内外的敬重与爱戴；其人其作在国内外陶艺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2025年3月22日，“标叔”溘然长逝。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唁电称：“廖洪标大师一生致力于陶塑艺术的创作与研究，为中国工艺美术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，他的逝世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重大损失！”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廖洪标先生便以陶塑《宋景诗》和《郑成功》在石湾陶艺界崭露头角。八九十年代，其作品逐渐融入更多个人情感与理念，并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。其《白求恩》《牧鹿姑娘》《画龙点睛》《李逵》《释迦牟尼》《渔翁得利》《悟法禅宗》《关公》和《济公》系列作品在业界脍炙人口，赢得很高的评价。其中晚年的《老子出关》《千里走单骑》《药王孙思邈》《观自在菩萨》《丰年乐》《自在罗汉》《张仲景》《东坡赏砚》和《释迦牟尼坐佛》等作品，出神入化，炉火纯青，达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。

他的陶塑人物吸取西方雕塑的块面结构与体积感，融合石湾传统捏塑技法，藉人物肌肉、骨骼的肌理塑造粗犷与精微并存的质感，以表现与强化人物的性格特征，从而拓展与丰富了石湾陶塑的艺术表现力。其所塑古今人物或雄健豪放，古朴厚重；或骨骼清奇，刚劲朴拙；人物神韵及肌肉、骨骼肌理的刻画尽精入微，令观者似可感受到其内蕴的精神力量。此外，他对作品的釉色有着执着的追求，其作品“随情赋彩”的釉色之美，融合偶然天成的“窑变”之妙，为静态的物象注入一种生命的律动。

他曾说：泥土有灵性，创作时一定要敬畏之心，因为，每一刀刻下的不仅仅是物象的形态，更是作者心灵与人文历史的对话。如他的陶塑《醉翁欧阳修》，意在刻画其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的意境。欧阳修半卧于山石上，眼神朦胧，陶醉于大自然山水大美之中。

“标叔”对石湾陶艺的传承创新与发展繁荣，可谓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，其人其艺可敬可佩！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陶艺大

师，更是一位用“泥釉火”谱写生命诗篇的艺术家。其艺术人生不仅是一部个人技艺的淬炼史，更是一组关于“泥釉火”与生命本质对话的陶艺史诗。他被媒体誉为：石湾陶艺一代宗师及“石湾陶魂”，并荣获“中国陶瓷艺术设计教育终身成就奖”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！

相信“标叔”的陶艺作品会随着岁月的推移将越发呈现其内在的光华；其名字也将永远铭记在石湾陶人的心中，并载入中国工艺美术史册和石湾陶艺史册。斯人已逝，其精深致志的从艺精神与德艺双馨的大师风范永存。

值此清明时节，谨以此文深切缅怀石湾陶艺大师廖洪标先生！



■廖洪标 陶塑《渔翁得利》

延伸

廖洪标(1936—2025年)

生于石湾陶艺世家，15岁便随父亲廖作民学艺。1958年被选派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(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)进修，系统学习中国传统雕塑技术及西方雕塑理论；后师承著名陶艺大师刘传先生。曾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中国陶瓷艺术大师、国家级“非遗”石湾陶艺代表性传承人。

(詹今朝对本版内容也有贡献)